

讀《淡淡咖啡香》隨感 曙紅

《淡淡咖啡香》是文友梁曉純散文集的書名，我很想拿它來做讀後感的標題，是因為我平時也喜歡喝咖啡，細細品讀他的散文，猶聞咖啡餘香。梁曉純是詩人，愛寫散文，我與他雖只有一面之緣，多半是在雲空間與他的文字相遇，感覺他的散文也有那麼一種淡淡的韻味。他的散文不事雕琢，純樸本真，我以為平淡天真作為傳統美學與生活哲學的一種境界，也比較契合我這個喜歡寫散文的人散淡的心。

梁曉純的散文多寫自己的普通生活，寫人們生活中熟悉的東西，完全是自然呈現。一個熱愛生活又熱愛寫作的人，會把對生活的觀照用平淡樸實的文字表達出來。他寫《一條小街》，引我共鳴，現實世界中，不管你住在哪裡，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一條小街在你的眼前、在你的周圍，把你的生活包裹。小街是人們居住生活的地方，它提供各種商鋪為居民服務，如果你在一條小街上住的時間足夠長就會與這篇散文共情，因為作者筆下的小街多少會喚起你似曾相識的感覺。“那時候社區的外來新移民還很少，商店的門臉也都不大，除一家乾洗店是一對亞裔夫婦經營著，多數店主和店員都幾乎全

是清一色歐裔血統，書報店、魚和薯條店、炸雞店、咖啡店、麵包店，蔬菜水果店、肉店、海鮮店、藥房、雜貨便利店、布料服裝店、修鞋配顛匙店、市政廳的社區服務站等，依次排開，敦厚而不事張揚地開著業。”

然而，世間萬事萬物都在變化，在時間的流逝中，昔日塑造的社區一條小街，慢慢就變了模樣。作者冷靜地觀察著這種變化，眼看曾經熟悉的店鋪消失不見，好象那些敦厚而不事張揚的小店鋪最先最快被時代淘汰。作者用簡約的文字寫下小街的變化，從中可讀到他的悵然若失，我也曾有相似的體驗，看著自己居住的社區，街上的一些店鋪魔術般改弦更張，比如布料服裝店消失得最快，魚片炸薯條店也被各種風味的速食店取而代之。然而，作者的筆觸超越了小街本身，他深知一條小街有它自己的生命，小街有門面有性格，也自有它的命運，也會隨時間發生變化形成輪回。作為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盡可坦然面對，“舊街已經逝去，新街應運而生。”小街的變遷“在給人帶來些許遺憾的同時，也有諸多令人欣慰的地方。”生活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面對現實並接受現實，也是

一種人生智慧。

四季輪回，秋天來了，寫秋天的人自古以來不計其數，自然的秋色也許年復一年大致相似，每個人心中的秋天卻會隨年齡增長各不相同。梁曉純寫《秋日的情歌》，敏感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細微之妙，人到中年，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長大，看著街頭不時走過歡蹦亂跳的學生，還有周圍的同齡人“熱鬧地向老去的暮年邁進時，”他卻冷靜地感受秋的“那份深沉，那份靜謐，那份不事張揚。”人世間的景象、內心深處的思緒都和秋色勾連著，秋的色彩和情調加深了他對生命的理解，秋日的情歌從他的心底流出。我們從唐詩宋詞中讀到，古人每到秋天就會感歎蕭條，多半是充滿悲涼情緒的，作者有點反其道而行之，他偏愛秋，不僅讚賞秋是一個收穫果實的季節，更在於秋的“那份蕭瑟，那份淡淡的憂傷與瀟灑，這恰好暗合了我時常憂鬱的心。無論我的憂傷有多麼深重，秋總能承接下來，並給我以撫慰。以致到了後來，這憂傷竟成了我們共同的享受，我們從此成了知心朋友。”都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能對秋傾訴、能和秋成為知心

朋友，真是有一諾千金的力道。

知心朋友聽上去有那麼一點奢侈，人這一生也難擁有幾個。其實，人生命中有許多時間會花在親友和鄰居身上；如果你熱愛生活且善解人意，那麼鄰居也會讓你於不經意間發現人性的美好。梁曉純寫《鄰居芙蘿拉》，芙蘿拉“是個早年從新加坡移民來的華人，”這個性情溫和的高壽老人，喜歡站在馬路邊上，“一副只是路過打個招呼馬上就要離開的架勢，不用我插話，一個人滔滔不絕地從garden聊到房子，又聊到裝修，再聊到房價，從而聊到鄰居，聊到社區……”這樣的鄰居於許多讀者都並不陌生，他們一旦聊起來會聊到很遠聊個沒完，我碰到這樣的鄰居一般打完招呼就要急忙抽身，而作者卻會擔心她並“找機會提醒她往路邊靠近些小心車輛。”梁曉純的文字是有溫度的，字裡行間自然而然流露出他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在描寫鄰居芙蘿拉時，作者任其內在的生命力自然流露，他驚異於芙蘿拉“談話內容的豐富與生動，覺得自己也成了周圍景致中的一個物件，和身邊的房捨院牆、花樹蟲鳥們一起聚攏過來，成了芙蘿拉的忠實聽眾，就



連天上的雲，也屏住呼吸，停止了移動，以它那晶亮的目光注視下來，此時的我覺悟到：人生真的很美好，世界值得欣賞。”顯然芙蘿拉是個有文化有信仰的老人，如果能碰上這樣知書達理的友好鄰居，是能夠從閒聊中學到點什麼的。作者引用《聖經》之言：“尋找，就尋得見；叩門，就給你開門。”因為他在芙蘿拉身上看到了，“她在向周圍人敞開心扉的同時，也似乎在尋找著一條救贖之路，好讓所有人均得平安喜樂。”

梁曉純的散文寫人寫事，也寫他自己的人生態度，看得出來他是個用心生活的人，處世態度坦誠通透。《淡淡咖啡香》作為書名有它的韻味，好象“人生如酒”、“人生如茶”，咖啡人生，人生如咖啡，有人喜歡濃鬱的咖啡，有人喜歡淡淡的咖啡，每個人的人生都不一樣，對人生的感悟自然不會一樣。“每天早餐後喝一杯咖啡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享受，於是，天復一天，月復一月，咖啡便成了我對下一個白天的期盼。”人到中年或是老年，都會深刻感受時間的無情，一杯咖啡喝完，時間

已過去大半，“我生命中的時光便如水上的浮萍了無痕跡地流失著，那一團飄渺的僅僅持續了數分鐘並且漸漸淡去的薄霧，提醒著我人生不過像這杯咖啡的香氣，纖弱如斯。”

人生的甜酸苦辣需要歲月的沉澱，世人誰也無法留住時間，但若是你能專注於當下的這杯咖啡，這淡淡的咖啡香或可繞腦海三日、延長你對生命的體驗。如此想來，生活中的每個日子、喝的每一杯咖啡，既很平淡又很奢侈，全看你怎麼喝出或活出它的門道。曾有詩人說過，“甘於平淡，乃智者認識人生的終點。”作者寫喝咖啡、寫自己的普通生活，他是一個保持安寧回歸本心的人，安於柴米油鹽的平常，不爭不顯；他寫日常生活中的感悟，在淡淡的咖啡香中體驗生命的真趣，歲月的沉澱會給人帶來智慧，讓人懂得包容和釋懷。《淡淡咖啡香》有它的謙卑，有它的真誠，梁曉純的散文具有文人氣質，字裡行間亦有哲思的靈光，他不追求浮華不喜歡繁複，只願回到事物與心靈最本真最自然的狀態。能與自己的靈魂對話，這也是寫散文的美妙之處。

（接上期）張威的《端納研究軼事》是學術交流的珍貴有趣的軼事。他非常幸運，寫出並出版《端納：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的政治冒險》。上帝讓他發現了端納，然後讓他沖過崇山峻嶺和激流險灘，完成了使命，其時間跨度是二十年！他登上了山峰之巔。在他之前，至少有兩位研究者為登山而捐軀，先驅們披荊斬棘留下一行行足跡。

沈嘉蔚是國際知名的澳華歷史畫家。他在《歡迎來到巴別塔》一文中更娓娓道來他和導演傑姆斯·布萊特利十二年的合作。2024年5月底，傑姆斯導演的九十分鐘紀錄片《歡迎來到巴別塔》殺青，6月8日在悉尼國際電影節首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影片迄今已榮獲三個大獎。沈嘉蔚的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由四幅巨畫——《烏托邦》《英特納雄奈爾》《古拉格》和《薩圖耳諾斯》——組成。現在，這四幅巨畫靜靜地掛在沈嘉蔚畫室牆上，而電影賦於了它們一雙翅膀，在全球上空翱翔。沈嘉蔚幽默地模仿《共



2023年10月15日，來自悉尼各地的兩百多位來賓聚集在沈嘉蔚的畫室，慶祝他的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的完成。（本文作者攝）

澳華文壇結出非虛構寫作碩果

何與懷

產黨宣言》的口吻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滿世界遊蕩。”的確，這其中的意義重大。我曾在一篇長文指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沈嘉蔚的巨作《巴別塔》，“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飲水思源，我們懂得感恩。《大地留印》有很多這一類的文章。例如，在第五卷，通過《靈山》一文，胡仄佳以簡練的文字，刻畫出了澳洲學者、翻譯家，也是她的恩人梅博的為人心態——傳統的中國文化教育和西方文化都體現在她身上。“在我的生命中，能與梅博這樣的人相遇是緣也是福。”胡仄佳寫道。她把她的文章題為“靈山”，是想表明高行健長篇小說《靈山》的英譯者梅博饋贈予她的其實與物質無關，而是像這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所暗示的深層意思——這是一個人必須面對的空靈而又豐富的世界。

江群益曾輾轉於中、美、澳三地，科研之路四十餘年，一路走來，收穫良多。在與那些頂尖科學家共事的歲月裡，他感受到他們敏銳的科研洞察力與卓越的組織才幹，以及那份對科學的心心念念和持久不衰的熱情。他深感震撼，感受到其中的普世意義。在布里斯班度過二十多個聖誕節的江群益，寫出《跨越中、美、

澳的聖誕回聲》，把那段跨越三大洲的聖誕記憶輕輕留住——既為自己，也是為那些曾在他生命中給予溫暖與指引的人。

石紅的《向光而行》敘述她在澳洲如何得以重操行醫舊業。她回憶說，這一路前行，她從未真正獨自跋涉，總有人在恰當的時刻伸出援手，為她點亮一盞燈，促使她成為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鄉村產科醫生，而且如今更是被患者信賴的全科家庭醫生。這一路，從蹣跚獨行到並肩前行，從被人照亮到成為光。石紅感悟到，最珍貴的感恩，從不是藏於心底，而是化作行動，讓溫暖持續流動，照亮更多的人。

《大地留印》第五卷最後一篇文章，黎維的《致敬！澳洲偉大的政治家——鮑格斯》，更是代表當年獲得永居的中國留澳學生表達對這位移民部長深深的感恩之情。黎維回憶，1993年5月，尼克·鮑格斯首次深入接觸華人社區。同年10月中旬，鮑格斯親自在悉尼分別召開華人社團、華人媒體及留學生各團體的閉門會議，聽取各方意見。11月1日，在向聯邦政府要員彙報有關方案並取得共識後，鮑格斯正式宣佈了著名的“11月1日決定”。三十二年之後，2025年耶誕節清晨，鮑格斯靜靜地離世了，但人們會永遠銘記，正是這位有著寬廣胸襟的政治家，在任內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調整，改

變了數萬人的命運。感謝鮑格斯，他的遠見卓識為澳洲的發展做出貢獻，也為滯留澳洲的華人群體提供了留澳發展的機會。……

歲月無痕。《大地留印》第五卷以及其他四卷總共一百幾十篇文章，既敘述了早年那些“一言難盡，然而珍貴”的在澳大利亞的日子，也留下我們走上一條不歸之路、並從澳洲這裡起飛的足可自傲的足跡——這些不僅是我們在澳洲安身立命的足跡，更是我們和本地澳洲人並肩打拼、情感交融、相互幫助、共同發展的足跡。這是實踐澳洲價值觀真真實實



2026年8月5日下午，《大地留印》第五卷新書發佈會在新南威爾士州議會大廈禮堂隆重舉行。

的足跡。

非虛構文體，它的基本特徵是真實性、及時性、時代性、知識性和資訊性，通常具備文獻價值、史志價值、哲學思想價值、社會學價值以及並不一定低下的文學價值。收集在《大地留印》的許多作品，具有這些價值，正如現任新南威爾士州長柯民思先生（Chris Minns MP）所肯定的。2022年11月2日，《大地留印》第三

卷新書發佈會在新州議會大廈隆重舉行，柯民思先生在開幕辭中就說：他非常喜歡《大地留印》。這套叢書對澳大利亞的文化歷史非常重要，它讓人們瞭解，是什麼使我們的移民社會多元文化為世界各國所羨慕。《大地留印》這套叢書很重要還有第二個原因。這就是，在50年，75年，或100以後，我們後代可以知道他們的家族，他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曾祖父母……是怎樣在南半球這塊熱土上開始生生不息的。柯民思先生說，他的祖先是175年前來到澳大利亞的，但遺憾的是，沒有

碩果。它的出現，具有重大意義。為此，我想寄語這套叢書的所有作者，就以《大地留印》起步，繼續寫出種種不吐不快的澳洲故事吧。正如我給“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的賀信中所說，我們要繼承古人留下的《史記》等非虛構寫作的典範，學習司馬遷追求“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真實是作家的“倫理”，對非虛構寫作來說更是如此。我們還要讓作品文學性強一些，鮮明一些，優美一些。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個例子。這裡，如何處理好非虛構敘述的真實性、真誠性與表現的藝術性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錢鐘書在《管錐篇》中指出：“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劇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這對於非虛構寫作把握“創作”的度，很有指導意義。

我們具有雙重視角的廣闊視野，充分享有創作自由，可以寫出許多傑出作品，為澳洲多元文化增添光彩，為澳洲文化歷史添上一筆重要的紀實。

（2026年4月30日於悉尼。為《大地留印》第五卷序言。）



《大地留印》五卷（第一卷最初起名“歲月無痕”）。